宛鄰集

自序

乾隆丁未余年二十有四始學爲詩洎乙卯遊於歙得詩二百餘首曰立山草自媿才力不逮不敢苟作以故八九年間詩僅止此以示人頗以爲工一日自取讀之無以甚異於世之爲詩者何論古人適棄不爲而稿亦遂失嘉慶甲子遊揚州同人多好爲詩不能卻得三十餘首曰邗上草歲辛未遊京師則又爲之至甲戌得詩一百三十餘首曰日下草七月出京稿失於逆旅自丁未至今二十有八年所爲詩僅三百六十餘首抑已少矣而前後稿具失惟邗上草獨存取而視之率皆酬應之作可觀覽者十不一二而遊歙以前之詩當時已不稱意又烏知所爲日下草者他日視之不猶今之視邗上耶而又烏足惜乎抑又聞古之詩人漢魏以來傳或數首或數十首自唐以降乃有數百千首者宋元之世則愈益夥豈世近則多世遠則少耶而人之視數首數十首者其與數百千首者無以異若乃窮年累世殫精役神而不獲一言之傳者

又不可勝數也然則詩亦視其爲之能至於古否耳其多與寡又何足論乎余之詩不敢信爲至於古然經三十年之久一旦聽其散佚有不能不慨於心者爰就記憶所及錄出之自此以往有所作竝入焉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春正月二十六日張琦

宛鄰詩卷一

陽湖張

凡古今體詩五十首

雜擬三十首
抵武林將赴括蒼寄里中戚好四章
桐廬道中
夜發蘭溪
宿縉雲
處州城
寧海董氏園林小憩
竹輿
登揚州城樓
讀漢武紀
寒月
偶感二首

歲暮感懷

倣昌黎秋懷

渡江

渡淮

抵汴梁

雜擬三十首

序曰擬古之作原於魏氏至乃士衡馳其高步文通會其疏流諒以竝美兼善則涂非一軌儷情切事則義得其偶故六律練響於金石而韶均之奏畢五風發聲於蘭茝而芳臭之氣和斯之謂矣余泛覽先士睠焉往哲作三十章始於十九首終於庾開府其淵流無乖則詞條竝邕譬延年之詠五君泉明之興山經亦曰抗古觀尚而已

無名氏

英英庭前蘭鬱鬱園中桂馨香世所希可以貽余袂初與佳人期

路遠忽復疑朝擷蘭蕙芳夕結桂樹枝所思不可見采采亦何爲

蔡邕伯喈

緜緜春草碧悠悠萬里別春草生有期別遠不可知三載北梁城
又逐東南征南征日以遠年命日以短高山亦有崖涉水亦有梁
人事轉相極處至忽無方客從三楚來爲我彈素琴一彈操別鶴
再鼓哀蟬吟推琴問客心愁思一何深上有青青柏下有磐磐石

曹植子建

秋月寄流波微霜點我衣憂愁不能寐逍遙步階基昭回雲漢流
斗柄西南垂牽牛在何許織女浩無依引領入空房鳴琴寫我思
徘徊顧枕席淚下沾羅襦躡帶陟前庭徙倚雙朱扉漫漫守長夜
晨雞一何遲託夢通精誠默默掩重闈

王粲仲宣

徙倚步西城聊以寫中腸方塘流碧波雙鷗素雲翔有烏東南飛
哀鳴向北方我欲從此鳥河漢限無梁白日暗黍稷風塵曠且長

羈旅多憂思淚下忽沾裳

劉楨公幹

雄劍出塵匣悲鳴若龍吟幸蒙君子顧拂拭發自今撤犀為標首中央琢璆琳雕無步光姿用識烈士心

繁欽休伯

宿昔承君顧黃昏以為期即君幽閨裏燕婉侍衾衣愧無好容顏感君不我疑願為衾與裯覆君金玉軀願為瑟與琴瑜君憂與虞中路忽離別私意徒區區誰謂無玉釵紫鳳雙雙棲誰謂無明珠兩耳青珊瑚誰謂無翠翹青鴉結香印誰謂無纖腰項玗刻復雕誰謂無綵䙡新貼金鷓鴣誰謂無羅裙天吳蹙錦紋誰謂無雜佩葳蕤合歡帶誰謂無芬芳沈水郁郁梁誰謂無香澤蘭膏豔明液誰謂無鳴琴徽絃非一心誰謂無芳草鳲鳩鳴已早誰謂無良媒君心終復疑誰謂無悲愁嬉娛尋遠遊遠遊何所之從言至暘谷美人不在茲徘徊以躑躅遠遊何所之從言至湘濱美人不在茲

徘徊以逡巡遠遊何所之觴言至西極美人不在茲徘徊以悽惻
遠遊何所之觴言至北方美人不在茲徘徊以旁皇旁皇亦何為
思君無淑姬契闊無與贈皎日無與期涉江采芳澤萬里將誰遺
嗟此蘭蕙芳萎絕不可知何時垂末照湍下如綆縻

阮籍嗣宗

夸父逐白日鬱鬱遺鄧林神力既絕殊變化誰可禁感激懷所思
撫劍登高岑曠野何茫茫但見浮雲陰白楊風蕭騷賢智同古今
獨有安期術可用慰我心

張華茂先

灼灼林間月流影入幽房涼風動綺疏華燭無停光佳人守遙夜
援琴發清商不惜故歡促但悲新怨長含情理刀尺製作合歡裳
願假晨風翼千里共翱翔

陸機士衡

葺志多棲沖戚迹常汩渟假櫂越言邁贈遠來衔親晤言喬林側

判袂在城闉遡風佇餘響迴眄逆來神遺情慨何極暮色浮蒼煙
頹光隱修薄素月銜叢藪涼颸動我側孤禽飛我前羈情結別思
沈鬱還自憐撫枕長歎息慨慨遂成篇

潘岳安仁

馳嘽信在苒奈居懷所欽駕言越郊甸延目望高深游魚動淥波
飛榮被翠岑弱蔓託修幹流萍依碧潯我來初解聚青林忽改陰
迢迢數千里悠悠行客心山川曠遼遠良晤難可尋莫怨契闊多
深情彌自今

左思太冲

秋風肅白日霜露浩茫茫玩彼蕭艾姿哂此蘭蕙芳嗟我高第宅
冠蓋鬱相望巍巍將作監赫赫羽林郎似非慕高足何乃久翱翔
長嘯出郭門雄劍珠玉裝高情臨九州寂寂歸空堂

張協景陽

晨光動簾帷霞氣映初旭輕陽棲宿紅暄飆飛浮綠佳人遠行役

三載厭膏沐送君如昨日庭草紛似菽胡蝶飛空園流鶯響幽谷
芳枝難再榮舜華豈久馥歸來不可期曷以慰幽獨

郭璞景純

神山卓霄漢雲氣蓋冥濛借問此何方疑是蓬萊宮頫首瞰瑤谿
靈草紛蒙茸遙瞻閶闔上東皇晬其容羽人調白鶴丹客駕飛鴻
安得遨青鳥太息長遡風

陶潛元亮

既雨得新霽眾綠欣朝陽田父懷良辰壺榼遠攜將謂我宜及時
高足方可翔感君殷勤意語默各所當有榮孰不悴物候因其常
古來英雄士寂寞歸北邙不如藝蘭菊幽獨有芬芳

顏延之延年

振楫辭吳川登艫延越山重巖閟宵霏復清信巒環御膺歸山雲
遙睇息林翰弱植希貞操繕性慕寬閒嗟行滯華歲曷月葺舊闕
九迴豈徒慨十逝詎空歎

謝靈運

養痾徒新渠青春倏我遺猶憶芳華晚已見柔綠齊瀟湘臨夜空
江水浩無涯公子不顧返佳人思我遲結旌荔蘭澤珪蓋藕荷衣
中洲誰爲留參差臨風吹雲門獨晞髮芳徑莫與窺迴迴碧流轉
岸菊翠磴危靈禽浮瀞淡丹草隱依微境貴愈爲美道閟忽若遠
安決古今是誰言俄頃非且用慰幽獨豈爲駐芳菲

鮑昭明遠

疾風振沙礫秋草盡成黃祁連夕烽急漁陽兵氣張將軍揚威武
屯兵鎮朔方少年幽并兒騎射精且良左盼摧繁弱右腑撫千將
壯志凌沙漠猛氣定江湘慷慨望平原關塞野茫茫殿霜白如雪
黃塵干里揚寒鵰斂矯翼邊馬失高驤願躡先登羽功銘書太常

謝朓元暉

九秋憐蕙草三春泣國扇朝晒夕曉遲夜杳晨曦晏風牀花影落
雲幔流鶯轉不怨君心異所悲妾顏變憐終一顧恩照妾寸心見

憂擠積誰弭行將訪盧敖逍遙求不死

桐廬道中

輕舸隨春風山水媚空曲白日麗澄江修鱗粲可掬晴雲濟幽性
飛鳥送遙矚江轉山嫻互石淺水股狀緬懷嚴陵子垂釣乘高躅
雲臺像不存江波萬古綠非協世外心詎免傷縛束貞素抱昔懷
攀躋謝塵俗

夜發蘭溪

溪山曠春夜蒼翠有餘清密林吐半規薄雲帶高城登艫眺遙岫
放櫂泝遊汀江光浮濬彩山氣涵虛明即目御所悅延賞無留形
化超理有續神濟幾息攖天倪茲已利道要究就冥諭指妙物化
於焉證無生

宿縉雲

孤堞擁千山蒼茫落照開村荒雞犬少縣小市廛閒乳虎窺人過
飢鷹攫食還羈魂棲未穩明發又登攀

處州城

群峰勢忽斷一面下平原落日不到地孤城早閉門山花迷瘴氣澗水暗雲根欲問盧敖術幽棲息旅魂

盤游道氏園林小憩

幽石瘦如許疏林清有餘人聲亂山鳥閣影動池魚蓮蕊微風後花梁小雨初盤與忽催去回首重踟躕

竹嶼

竹嶼瀟疏境怡然瀟客情松花山日午竹葉野風清春鳥入煙語茅檐隔水明遥知幽谷裏有客斷黃精

登揚州城樓

西風此高閣極目倚寒原白日澹欲沒孤雲何處歸寧生空有術發拂來今非不見平山路頻年歌吹稀

亂洗武紀

萬里輪臺北窮荒入版圖祇應裁王斧豈合發金符絕域聲威壯

中原骨髓枯君王信神武哀詔能邀輸

寒月

淒淒隱古樹皎皎照羅帷一樣清輝發偏當邊塞時關山霜下冷始管曲中悲誰惜瓊樓夜高寒祇自知

偶感二首

商洛通巴漢頻年百戰場豺狼多竊宅羆虎振星旗民氣苟爲貴兵屯制有方無過擇良吏盜賊盡農桑

氛祲東南惡鯨濤若未平誰能用長策但自擁堅城賊本無備粟官還有守兵何當嚴海禁絕勝望洋爭

歲暮感懷贈包十五並示龔心銘陸瑞圖李偉雲黃劬晉卿

西風吹木葉千里何蕭蕭飢驅不自由寒冬泛征舸病婦來我衣嬌女亦啾啾攜手舍之去遂臥淒清宵凌晨出潤州浩蕩長江濤中流快鼓枻左右排金焦信兹天塹雄完固不可撓既夕次廣陵朋儕相招邀我行無程期去住由汝曹且復樂晨夕匪曰恣遊遨

歲暮增百憂仰視青天高登樓臨四野迤山巒岩嶤枯蓬去何之
零亂隨風飄離獸念其群征鳥思故巢棲棲倦客魂九地誰能招
憂痗況積年終天痛我高哲兄甫一官丹旐來飄颻隹兒年十五
矯矯雛鳳毛一朝同委化夢想嗟徒勞頻此死喪悲壽命誰堅牢
日月又我遊清淚忽滔滔所賴朋盍簪涇川昔同袍形影兩不異
一榻眠儔發消憂每高會入九羅詩豪角勝互出奇填牢供撥雕
清圃追屈宋一二金𤨏瑤遂使窮旅愁不畏風雪饕夜深弄柔翰
霜雁同嗷嗷

做呂黎秋懷

庭前一叢菊花葉紛錯彩霜風亦已厲顛色猶未改眾芳既萎絕
爾菊獨孤在蕭槭微植性輒敢傲貞宰昊天降肅殺特以試凡礙
貞固儼不移庶幾寡尤悔

渡江

萬派岷峨外成茲天塹雄千山遮不住直下海門東身世孤蒲異

勳名道路中奚益恣奇快談笑趁長風

渡淮

夾岸雙峯峻長淮鬭浪過漲沙齧峭壁怒石欲銜波聲撼晴雲濟

爭舟渡客多薜蘿眞負汝不敢問巖阿

抵汴梁

驅車大隄曲落日過夷門不見梁園客吹臺空復存雲浮中岳遠

水瀉大河渾莫問興亡事蒼蒼煙樹昏

宛鄰詩卷一

宛鄰詩卷二

凡古今體詩六十七首闕七首

題金近園剪清玉山堂圖
送蔡湘巖鴻燮出都二首
再贈湘巖兼示幹村近園硎山
寒閨
擬溫飛卿三洲詞
憩園雜興八首
秋海棠八首
和蔡浣霞燮揚獨居有感用義山詩韻
送金近園南行三首 原稿闕
擬杜子美六首
從軍行三首
送方彥聞之粵西 原稿闕

贈舍姪成孫南歸三首原稿闕
移寓小滄浪示王增季旭二首
寄張霞雛酒軒並懷王古山岵孫二首
寄馮孟華綬三首
散步
雜詩七首
題山水障子爲鄭樸亭敏賀二首
登泰山宿道院候日出三首
答錢作平均即送之泰安兼示伯恬
管孝佚繩渠自歷下之曹州承寄和答作平詩即次韻奉
酬並寄作平沂州幕
贈別洪生壯村權
春風一首懷姚伯山東之
題雲峰山鄭道昭石刻兼寄俞雨亭

丁亥中秋對月

送大女緇英之京師

壬辰七月十四日除婦服述情

題金近園勇清玉山堂圖

茅生愜幽賞謝客尋元樓迴巒合杳靄平川繚遊楯處隸森喬柯飛淙拂丹巖霞光戀花遲波影凌茅茨卓午不逢人隱隱聞天雞春水方乍生彼美來何遲碧雲望不極徙倚吹參差曠情誰貞悅繼性窮高躋靈闕發真覩遐扃啟天倪願因謝塵纓相與期洪厓

送蔡湘巖鴻燮出都二首

杜甫與高適雅會梁城東酒酣各賦詩豪情動高空千五百餘年此會誰能同莽莽黃塵際適得與子逢執手各慰勞湍洄忽相從招我至官舍（尊甫華生先生時署酉陽丞）稍稍言別悰上堂問起居懽笑到稚荒論心入幽渺吟嘯驚魚龍雖復數晨夕一洗塵障蒙客行亦何樂此樂真無窮

烈風振崇岡白日氣慘慄堅氷塞河流蹴蹋折馬蹏齧窒尙畏寒
瘦骨强自支何況涉道塗霜雪沾裳衣豈無維縶意言樂歲暮時
君今歸趨庭大義不可違願爲衾與幬覆蓋君膚肌滔滔桑乾河
東去不知疲送君亟攜手明日徒相思善保金玉軀其此黃髮期

再贈湘巖兼示幹村近園砌山

昨日餞君行朋輩三五俱肴羞雜果粟列坐周四隅歡言各盡態
不知清夜徂以茲一昔樂慰彼千里途酒闌步前庭寒月照碧梧
執手不忍分廣野重踟躕今晨促我駕就牽將別袂空巷不逢人
忽忽徒嗟呼霜街亂殘柝斗室掩薰鑪相對念行客別緒兩鬱紆
忽聞攸關來抵掌相歡呼行期屢遷延又得數日居那忍復相負
霜月加銀鋪感子意良厚豈徒清興殊賞心適餐盡芳夕詎可辜
主人眞良覿呼盞具清酤刻燭各賦詩璀璨堆瓊琚聚會誠不易
離別在斯須中情發長謠庭樹號棲烏

寒閣 分得深字

冽冽霜風響頻驚思婦心篆煙低處斷鐙影坐來深空惜丁年過誰憐子夜吟邃陽一昔夢何自得重尋

擬溫飛卿三洲詞

如何好春時坐看花片飛飄搖落襟袖宛轉不可持團圓明月鏡三藏麗顏滋憹能垂末照久久無別離

憩園雜興八首

洞壑接飛甍高低磴道橫綠陰深樹合春水一池平促坐宜風雨狂歌見性情幽期多樂事長此結鷗盟

花逕逢佳會清樽合淺斟好山常對面新樹乍牽襟滌硯依苔砌圍棋坐石林醉來還刻燭高詠動遙岑

紫燕分巢早黃蜂課蜜忙山雲隨我住野竹傍人涼簾影依流水花光戀夕陽殷勤摘桐葉莫負綠陰長

亭畔紅橋路曾經仙蝶過（太常仙蝶二大身小翅四足相傳明季太常卿某夫婦同殉國難所化）粉衣看不定芳草意如何蟬鬢秋風急鷗眠夜月多王孫惆悵在爲

爾起商歌

一夜聽春雨泉聲到枕涼起來花檻外空翠落衣裳蕉葉迎風上
藤絲繞砌長故園三逕在新漲滿池塘

三五青天月開軒敞素襟階前一水白門外萬山深劍識平生氣
琴含太古心夜深歸路寂碎影蹦芳林

晨光浮洞戶朝爽徧池臺竹露著人溼花橫路開白雲穿石牖
飛瀑響巖隈不避香泥滑煎茶坐綠苔

良辰殊易去細雨溼空枝簾外碧煙合山中芳草遲以茲晨夕樂
況復水雲期莫問生涯事深杯正可持

秋海棠八首

朝來辭野圃移傍曲欄邊感君披拂意顧影涼風前

妾有雙明珠繫在羅襦端誰言妾薄命攜手同君歡

昨夜君殷勤燭底迴清照君心顧妾深妾自慚花貌

分明與儂約月上欄干時儂家月上早君家月上遲

珠奩塵翠黛寶鴨燼香煤多少相思淚迎風濕絳苔

脂痕原未淡粉態尚含嬌識得儂心苦霜花昨夜飄

孤情誰解惜照水自含愁影落深池裏波流影不流

懷中明月鏡婉轉照君心君心儻迴顧不惜露華侵

和蔡浣霞鬱揚獨居有懷用義山詩韻

文窗幽夢斷翠幰細塵侵扶病蓮鉤緩凝羞杏屧沈迴身微露衩

側鬢乍橫簪眼纈緣愁重衣痕點淚深花房通婉轉瓜字待溫尋

烏桕門前樹紅蕉鏡裏心怨拋湘竹譜恩記海棠陰莫負三春景

悽涼泣夜砧

送金近園南行三首 闕

擬杜子美六首 癸酉九月二十日作

欃槍蔽天起妖芒燭四隅智者見未然況乃形炳如氛祲豈徒見

逆氣干雲衢如何百君子曾不爲遠圖

驚風撼地軸飆塵白日赤狂豕恣奔衢飛刃接陛戟賢王智且勇

當關奮臂七萃如雲屯義憤衆所激
箭鋒直丹禁殺氣淩紫宸戰苦月影黑賊衆殊未奔皇天祐助順
雷雨驅妖氛士心益以奮努力圖功勳
街戰且未已九門晝不開内外兩隔絕鼙鼓聲如雷大臣三五人
露宿白石階不知孰生死躑躅心肝摧
六街無行迹空巷多哭聲飛礮向城頭中外恆數驚豺狼盡寸磔
氛翳一以清天門開詄蕩市里生光精
良醫治未病良吏治未亂萌芽苟摧折焉能成禍患撫字了不聞
飢寒乃相煽願爲鑒前轍選此賢吏掾

從軍行三首

長安游俠客奮身赴同仇一心願許國豈曰冀封侯羽檄從北來
徵兵向南州慷慨辭六親義不爲身謀嚴霜被鐵甲朝日揚旌斿
猛銳懾犀象蹻捷過猨猴驚飆鑿上來鷹隼鳴高秋不踰陰山北
焉斬中行頭涕泣效兒女徒貽壯士羞

師出貴以律失律迺不祥擄取服一笠軍法自有常所以士用命
可使赴火湯奈何我將士到處爲强梁路有半死人呻吟官道旁
下馬問疾苦連年遭旱蝗昨夜官兵來搜括供餱糧婦子各奔竄
十室九逃亡驅馬不忍聞惻然心內傷用兵以禁暴戢使爲民殃
不見鄧高密父老持壺觴
從軍已忘家臨敵豈顧身伐鼓作士氣一戰清煙塵何爲各堅壁
相守淹數旬朝天大邳山下望白馬津平沙列賊幕掎角左右屯
鼠輩鮮智略雖衆何足云大吏務持重下走難重陳飢民千百翟
避賊來紛紜將士邀殺之血肉披荆榛見賊一何怯殺民以勇鬬
嗚呼麟閣上金石銘殊勳

送方彥聞之粤西一首 闕

贈余姪成孫南歸三首 闕

移寓小滄浪示王墹季旭二首 洛城東郭外三里新有泉石之游

塵喧汩余性擾擾俗慮攖及此就禪寂乍使耳目清晴嵐迎檻入

霜葉巡階鳴落日下半泉四野餘輝明當窗置几榻汲泉試鑪鐺
曠然天宇內聊聊心神瑩
寺鐘發幽響嚴霜淒露井皎月臨寒光空林散滑影聯床永朔夕
六藝其馳騁浮名匪足徇百年亦鼎鼎所貴克自立勵志適孫等
及時循修途黽勉闢榛梗
江窟張霞翥迴軒耿介士也工書畫善飲邇近甚愜移居郭外僧
寺見不數數頗闕于懷寄詩二章並懷王古山帖孫河陝道恭
三載洛城路阴冷少室雲幾人能念我晚節忽逢君縱酒嫌朝燭
論心戀夕曛空憐擅三絕術競雅塵紛
落日高城迴孤鐘遠岫寒夜深山鬼嘯霜淨暮鵰盤咫尺倚子美
詩常憶古懽詩成訊雁詰辛苦勉加餐
寄懷孟華綏陝州幕三首時寄慈術撫震許故本草云云
回首崧嶺道行遊每共邀河聲喧底柱山色冷中條一別身還健
三秋鬢已凋悤悤徒握手倍自歎清寥

妻子成吾老文章誤汝名艱難悲世故意氣尙平生安得乘飛翼
因之解宿酲登高一長望極目暮雲橫
健筆雲章破精心貫穹訶蹤驚迴地軸蛟舞蹴天河灰劫青燐徧
蘆雁白露多書生空涕淚吟望意如何

散步

頗慨幽尋趣登臨趁夕曛蔚萃臨水樹鳥逐過山雲風物抒真抱
文章當策勳可憐蟬冕客榮落日紛紛

雜詩七首

素月出遙岫皎然揚清輝天宇一何肅淒淒懍霜威寒林卓枯條
商飆蕩羅幃孤雁顧我鳴惻愴有餘哀慨然念身世忽忽心傷悲
日月不可留壯志倏已遂咄嗟歲云暮白首何所歸
步登高臺上矯首望北芒荒冢何纍纍蕭蕭多白楊此皆古賢聖
激昂風雲場一歸黃泉下萬事何所望功業照古今身歿名已彰
蹢躅白屋士塊然坐空堂年豐不得飽妻子號我旁時苦歷詩書

願致斯民康蹉跎白日暮兩鬢忽已蒼白年曾有期俯仰內心傷
漢世多循吏郭伋與龔黃道齊在德禮勸課惟農桑所以民樂業
室家克胥匡號爲民父母願復回其常奈何後世賢罔念滿盈庭
脂膏已云竭顛仆猶未央況乃遭水旱村落多逃亡涕泣滿四郊
歌管羅中堂慨念前古人千載有餘芳
頹風逐流波千派同一壑卓哉趙夫子 晶 身哲民以樂昔時宰新
安大兵正絡繹捘括鄉地貧不供車馬額君曰無累民一身充兵
役慟哭淚眼枯三釭感心亦巍巍制軍來僕從絶𧺆赫敬恭具餐
飯長跪求譴責苦言地荒飢牛馬甃狠藉遊官爲動容徒旅不騷
驛到今新安民謳思永無斁俗吏陋未休老病四壁窄
李白不羈人草茅識奇傑杜陵謀忠讜許身在稷契使之立廟堂
盜不爛勳烈遭時有迍邅零落歸草澤飄遙蜀山雲漢源夜郎月
文章存浩氣嘯歌激白日空名垂千秋焉救身顛蹶英賢何時無

浮雲逐風流悠悠東北驅昔我與君子道術同一途言論本鄒魯
籌策覽穰苴我既悅君才君亦聚我愚一別經十年迹遠心遂殊
江南佳麗地滌蕩志意舒南威列閒房安陵載後車忍以千載身
殉彼不肖軀古來英雄士恆自笑鄙儒淪落光日月利欲爭區區
願因淒風翼敬以告僕夫
吾悲息夫躬高論傲漢君吾悲宋齊邱辨言構紛紜其才豈不偉
固自邁等倫立身苟無虧勳名上干雲奈何務浮游騖志與禍鄰
傾危世所嫉焉能保其身吁嗟縱橫客曷不鑒斯人端坐忽不樂
太息發悲吟荏苒百年內何用豁我襟寓目各異狀諧聽皆殊音
情昧轉歧慮道晰無殉心物固不可齊孤情誰與斟何當皆大酬
寥廓相追尋

題山水障子為鄭樸亭敘賀二首

宦遊迹聲利達士尋幽棲匪曰事相越所樂固不齊隱顯皆殊途
進退同一蹊不與泉石懷焉能顧蒸黎鄭侯今良吏日食雜稗稊

往往倦奔走太息思春睢得失既非患貪泉夏不迷致成拂衣去巖壑窮高躋瀧瀧清溪流藹藹春松陰當檐續雲薄瞰戶林花深素心杖策來芳醑相與斟嘯歌動林樾微風入衣襟山靈顧之笑空谷聞遐音薄田可耕植童稚力所任軒車徒爾勞巇巇何足欽斯言作息壤三藏抽華簪

登泰山頂宿道院候日出同游者周伯恬洪生杜柯王堉李旭若三

直上八千尺嶒然天宇開高標迴日月下界隱風雷石碣謁秦跡金泥付劫灰空餘古松樹絕壑秣游袞霄花飄紺宇夜入四山靑天影明殘月神燈亂嘐耀歘慰動閶闔醉欲吸滄溟苦嫌高寒甚罡風吹不停海色拗遙岫開窗瞰十洲波光翻赤日霞氣擁朱樓玉女雲中下丹經石上留何當謝塵俗言伴赤松遊

答錢作平均闡送之泰安兼示伯恬

長風吹空林霜階起寒色客心正悽斷之子忽我即大江濤日壯
平野路傾仄何為輕雪霜散發縱要襋十日為君沽醉裏淚沾臆
清詩似東野獨鶴唳空碧牀頭甕不滿山雲穿破壁八紘亦恢恢
跼足無所適轔轔車聲動寒日黯郊陌匯蒸豫岱齊天門試攀陟
飢軀自古有衛寒詎宜惜執手空踟躕翻飛羨輕翮豈不願君留
吁嗟各為客周郎馬蹶裂豪氣困轉激因君問平安曷日遊貝觀
管孝軼繩繩自歷下之曹州承寄和答作平詩即次韻奉酬並寄

作平沂州幕

悅聽非奇響愉心詎殊色抱一思淵沖貞命希復即郢人斤盡堊
伯皆謝臨仄誰能廁齊竽祇是服魏襋之子今時彥列宿滿胸臆
繁春富羅紈清泉潤金碧飄颻淩飛霞稍直立翠壁道斷俗轉迷
躡廣步安適呼嶸崴云嶷崎嶇歷阡陌嚴風寒淩兢落日困登陟
栖棲既堪惜遊櫂真不惜況復盡素心相與戢倦翮索居惟錢郎
沂水獨為客孤攜悲情深瘕骯壯氣激登高一望君雲深不可覿

贈別洪山杜村權

昔我遊新安之江清我胥同心二三子（俞方彦容若朋齋予敦兄弟暨書長）十載共一室英英實昆季精心各撰述高論驚愚蒙雄文遝放逸眞性足相取匪第文辭末朝昔齊雲峯夜弄黃山月瑣瑣天風吹似欲上瑤闕高秋草木肅原野日蕭瑟豐溪窮沿緣乘流坐超忽俯身入山腹怪石互齒齒灘聲激轉怒濺沫飛毛髮攀援更登山遝仄探石竇往往忘飢疲夕陽齊山缺歸來各賦詩窮搜造幽絶忽忽十七年此樂不可掇今來任城下千里爛炎熱相驚顏面蒼感舊況異物（善長容若既南先後下世）人生百年內馳若馬奔軼惜此別日多且用慰飢渴懿君識力定齋匪已不惜瀟然守貞抱璞用我拙弄筆賦花木爛漫各欲活秋來氣搖落腕底萬麗質即可共歲樂相對兒契闊而遊悠黃河變降來能豁撐天泰岱頑夜半觀日出天門共策杖尋仙問丹訣悠高一長嘯海水相蕩汨秦漢迹已陳巍然徂玉碣斯游眞足誇相攜況奇傑峥嵘霜雪厲嚴風凜如劃長途犹

崔嵬客子期欲發相持一樽酒惜別語嗚咽丈夫盛意氣萬里若
闤闠何爲效兒女涕泣向悽切情積義自深誰能更輕別申意贈
長謠徵徇顧巽日結鄰黃白阴相期餌芝朮

春風一首懷姚伯山東之

春風入庭戶吹我瓊樹碧片片綴玉花薄香落瑤席草木各有情
大地藉雕飾思君不可期曷以永芳夕

題雲峯山鄭道昭石刻兼寄俞雨亭

昔人論字勢右軍曰雄强龍跳而虎臥餘子莫頡頏今於毓帖求
苦與此義妨南朝禁立碑絕詣竟不彰大令樹山銘六字千秋望
隱居瘞鶴書剝蝕江水旁所幸北碑存篆法尋鍾張嶻嶭雲峯山
中岳時倘佯磨崖振妙筆處處揮琳琅文公上下碑天柱銘高翔
觀海暨談經中壇唱詩章其餘左右闕九仙升四荒一一勘題識
大者五寸方三千數百言完好無缺傷乃知筆法傳實在鄭公鄉
雨亭今循吏政成富縹緗要古徧搜討山靈不敢藏惠我以全帙

搴揚精且亘裝成懸四壁神彩耀星芒庶幾龍虎勢於此逈克當
藝林有至寶永守愼勿忘

丁亥中秋對月

余自少南北奔馳中秋節多在客中今於夫婦兒女團欒看月
二十餘年所未有飲酒樂甚賦詩紀之並命兒女輩同作

屈指中秋節全家幾度春團欒今夜月荏苒百年身露影涼侵袂
天光迴向人未妨一笑樂瓜果雜前陳

送大女綢英之京師

汝年近四旬未離慈母側一朝將遠行零淚潸胸臆豈不願稍留
相依侍朝夕汝壻官京師內政宜盡力何能顧私恩令汝失婦職
汝往務敬戒修潔議酒食汝幼受飢凍肝腸肥氣積起居一不愼
䐜脹或沖擊藥物事修補大要在珍攝汝身但健在吾心自安適
吾生六十六鬢髮已衰白汝母況多病肌痺筋骨傷百年更幾何
人事詎可測汝壻方盛年中外期敭歷天遠道路長會面安可卽

自今一揮手憶汝曷有極多寄平安字如添我顏色

壬辰七月十四日除婦服述情

駒光一何速颯然驚早秋君昨棄我去星次已一周縧素雖云除念君曷日休辛苦卅三年恩義了未酬徙倚空閨內誓欲不可求對影詎誰語銜恩常若抽哭君君不聞夢君君不留吾衰日以甚精力頹欲遒終然抱此情百歲方解憂

宛鄰詩卷二

苑文三

魏文侯論

樂毅論

商鞅論

趙脊平原君論

公子成論

六國論上

六國論下

范增論

留侯論

陳平周勃論

對春秋問

答陸劭文論保甲書

上湯侍郎書

與包十五書
答吳仲倫書
書湯陰令豐公事
書愼伯郭君傳後
古詩錄序
詩稿自序
十二鑑昂序

魏文侯論

魏文侯天下之賢君也盜殺晉幽公文侯誅晉亂而立烈公可謂勤於公室者矣顧乃與韓虔趙籍驕蔑其君求爲諸侯何哉或曰此勢之必然也晉室微三卿强盛幽公畏而返朝之矣使文侯不與韓趙同爲諸侯則韓趙必合而謀魏爲智氏之續也或曰有興則有廢猶晝夜寒暑之代序也晉不能有其國三家分其地爲諸侯亦天所命已雖欲不爲焉得而不爲張子曰大義之不明於

天下也陵夷非一朝夕之故矣彼三卿者徒見祖父以來盜竊國柄私其土地人民以爲固然遂積漸以至此耳後世逆取順守之說其始此乎夫利害者一己之私也是非者天下之公也如其是則雖有大害不得而避也如其非則雖有大利不得而貪也故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況其外焉者乎惟夫陰賊兇狡之徒則是非有所不擇而一切利之是視其於名義之大固不暇顧望愛惜之也以文侯之賢猶尚如是其他又何責焉使文侯怵然知君臣之大分不可以干折韓趙之邪謀翼戴公室則韓趙雖強弗敢逆也異時韓趙偕攻魏矣而卒不能有況挾公室之直明順逆之勢其不能破魏而分之明矣如此則名聲施於無窮功烈垂之不朽孰與躬爲悖逆貽譏千載乎夫廢興者命也然命不可知以人事決之又焉有踰古今之大防犯天下之不韙而自信爲天之所命哉田和求爲諸侯文侯爲之請於王而許之其心溢可見矣孟子曰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嗚呼豈不然哉豈不

然哉

樂毅論

兵者禁暴止亂不得已而用之故曰全國爲上又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若樂毅者可謂知兵之本矣夫毅將五國之衆敗齊師於濟西懸軍深入齊人大亂失度湣王出走遂入臨菑雖然此不足爲毅賢也毅之賢有高世者五而戰勝不與焉何也以齊湣之驕暴當毅節制之師無異槁葉之拒烈風莛毛之投巨冶必無幸也故敗齊不足爲毅賢也毅之賢獨在戰勝之後耳夫毅合秦韓趙魏之師齊師既敗四國各有貪齊之心此勢之必然也而全齊之可舉四國之將不之知獨毅斷於心耳使合四國之衆其略齊而下之則不能無爭以好合以爭終是破齊不爲燕利而反爲燕害智者不爲也於是還秦韓之師以宋委魏以河閒委趙而獨以燕師走其國都而收其全功此其高世者一矣既走湣王以中軍鎮臨菑分軍撫定齊地六月之閒下七十餘城無斬伐攻擊之

勞死亡傷痍之慘此其高世者二矣寬賦稅禁侵掠除暴令修務政表賢者之閭封節士之墓舉賢選能食邑授爵齊民喜悅孟子曰取之而民悅則取之取之而民不悅則弗取若毅者可不謂取之而民悅者哉此其高世者三矣莒即墨不下三年未克非勇於七十城而怯於二邑也蓋以田單敗散之餘法章亡命國中而莫有應齊而反燕者且夫城有必急攻處其援兵四至首尾相合主客互易腹背受敵或當大道往還之衝阻阨禁格爲吾不利也莒即墨者於外無斐輸之援於地非控制之要是固不必以殺戮爲功也毅以整暇之卒飽壯之士綵壘守之民出不獲振其困而就其業消其憤激之心而示以懷柔之實二邑之不服者蓋亦無幾時矣待其既服以一城封齊後全功而還奉之昭王如是而乃畢毅之事也此其高世者四矣破齊三年之久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主上不疑士卒無怨豈非桓文之所難而仁者之事歟此其高世者五矣燕惠立而反用人騎劫代而田單奮鳴呼使燕昭而

在君數之烈曷可量哉

商鞅論

世言秦用商鞅而强亦用商鞅而亡非也鞅之法適足以自亡而已若秦之亡則正以廢鞅之法故非鞅之亡之也何以言之趙高犯法當刑始皇赦之鞅之法不當赦也趙高詐爲詔書立二世而殺扶蘇鞅之法不當詐也始皇守鞅之法則無趙高李斯守鞅之法則扶蘇不誅而二世不立故曰非鞅之亡之也夫鞅之法勸耕織抑游惰別男女立上下之差定田宅之等令民爲什伍相司收連坐平權衡斗斛丈尺豈不善耶使以愷悌之心行之詎不休哉乃鞅慘毒少恩至論囚渭水盡赤則所以行法之本非也國受其利而身受其禍蓋不仁之心有以召之矣然則雖從趙良之說欲思變計庸得免乎

趙奢平原君論

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

用事者九人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使治國賦君子謂趙奢於是乎能治國矣平原君於是乎能用賢矣夫貴戚橫恣則法廢弛法廢弛則政不立政不立則國削弱故曰趙奢能治國矣大臣有私喜怒則好惡僻好惡僻則賢否淆賢否淆則名實亂故曰平原君能用賢矣故趙奢可以愧小臣不忠阿比權要而枉國法者平原君可以愧大臣不忠庇其私人而讐法吏者

公子成論

趙主父與惠文王遊沙邱異宮而居公子章因不禮作亂公子成李兌討之章往走主父成兌因圍主父宮章既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族夷矣遂圍之三月主父餓死張子曰成兌非安於弑逆者比也由於應變之無術遂決裂而不可止耳夫發兵以誅亂賊大義也顧章已走主父則爲成兌討者懸入宮自公子章作亂狀請而誅之主父必不能復愛章也如此則主父與王不失父子之歡而成兌爲社稷臣矣乃遽引兵圍宮殺章懼誅遂

弒主父以討賊始以弒逆終呼吸之閒軌迹殊趣不亦異乎成兒不足貴士君子謀人家國倉卒應變固不可無學術哉

六國論上

六國之弁於秦非不幸也秦擁四塞之固據殽函東向而爭天下道臨晉批櫝孟踰太行直走趙魏之都道宜陽樂成臯韓之腹心道武關據宛穰輕舟別循岷江襲夷陵是地勝也南包巴蜀北役義渠開涇漆沮溉舄鹵畝率一鍾是富勝也商鞅范睢張儀魏冉之倫為之謀遠交邇攻出珍寶重幣以間六國之臣是術勝也白起王翦蒙恬之徒戰必勝攻必取上功勇鬬五甲首而役五家是力勝也六國之君庸愚皆蒙秦之君英毅果決是權勝也六國將相疑懼誅秦臣皆竭其材將在外君不御是略勝也秦抑浮雕虛排纖六國聚游談食客雜侈相高是本勝也秦闢利而勸耒隙而蹈六國晞豪毛之利不顧邱山之害是機勝也秦有八勝六國無一焉是故以專擊散猶以虎驅羊也以堅擊脆猶以石投卵

也以無數擊有數猶以錐畫壓也六國散而秦專六國脆而秦堅六國有數而秦無數故曰六國之弁於秦非不幸也嗚呼勝暴莫如仁服強莫如禮向使齊梁聽之孟子楚趙委之荀卿秦雖有入勝爲足畏哉

六國論下

五國既滅齊猶有可爲者乎卽鄧大夫之計果可效乎曰奚不可也曰勝廣起於二世繼赦之時據梁陳之郊直走函谷然章邯以驪山刑徒數千斬周文誅項梁破趙圍猶振落然況乃始皇雄略世出威權之所震懾靡不攝服王翦蒙恬之屬將略之卒豈特章邯刑徒已哉雖謀高項羽起於斯時未足以當秦也而欲以區區三晉鄢郢亡國之大夫收其故地入臨晉武關爲能得乎曰不然兵無常勢作英敢之氣則怯者奮神指縱之用則弱者強五國之滅其父兄子弟讐秦入於骨髓欲致死而不得當者不獨在阿鄄南城下者也一旦其故臣收集而用之其勇怒奮發必有倍於

前矣六國之君各懷其私莫肯相顧故秦得以恣其欲令齊立五國之後資之以甲兵委之以土地齊王以湊武之略握其機樞大軍壁齊上黨平陰亢父之險堅壘不戰使燕趙出井陘下太行以收太原韓魏之師斷懷孟保成皋三楚之士踰黽隘道均陵以向武關王賁王翦必還而自救齊大軍躡其後則秦軍可破也然後據其心腹披其四支列秦罪惡宣布海內義聲動天地勇氣塞宇宙英奇雄傑之士雲翔波合咸效將帥六國爲一首尾相應更進迭撓不知所乘秦兵雖多分之則寡秦兵雖強披之則弱不出十年秦必滅矣惜乎王建非其人也嗚呼天方右秦宜奇策之不用哉

范增論

子瞻論范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其言曰立義帝者增之本謀也殺卿子冠軍者弒義帝之兆而疑增之本也是殆不然項梁起時增杖策干梁與計非請立楚後爲項氏謀耳非爲楚也梁

死增從羽救趙增固項氏之臣也豈比肩事義帝者耶且殺卿子冠軍必增之教也羽雖喑嗚叱咤而嘔嘔慈愛不能自決其殺會稽守也梁孫誠之其殺卿子冠軍也增孫教之其事一也後增數欲殺沛公亦猶殺宋義之智耳然則殺義帝者何獨非增之意歟史稱增好奇計乃於天下之所以成敗一不之審而獨以襲殺人爲奇何哉然使范增不去漢終不能過滎陽而東此高帝之所爲能用閒也

留侯論

大臣爲國家定大計面折庭爭列是非得失成敗治亂之騐以死爭之此中人以上可勉而能也若乃因權樹策防患未然以立深固不拔之基則非恆情之所及矣漢高欲易太子大臣爭之不能得會黥布反上自將擊之子房說帝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因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太子衛軍霸上夫帝方欲易太子子房乃說太子監兵宜爲帝所深忌而反

聽之不疑者帝之心方慮關中也已方擊布而羣臣留守儻有如淮陰陳豨之事則關中動搖是社稷之大計也方帝擊陳豨時已有疑蕭何心故其擊布也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則帝之心可見矣子房知帝之不能忘關中故請太子監兵以釋帝西顧之憂而陰以堅太子之位帝雖欲爲如意計而終不肯以私愛而撓社稷之大計也故子房一言而太子之位定矣且是時帝已有疾昔者始皇沙邱之事斯高肆其邪謀帝征淮南數千里之外萬一不諱姦人媾其間內外之變發於呼吸而太子受詔監兵居根本之地天下之所屬望臣民之所徵事卽有倉卒勢固萬全此又子房之深計而世莫得而窺之者歟夫子房之輔翼太子如此其至而史乃盛稱四皓不亦誣乎宜通鑑之削而不取也

陳平周勃論

嗚呼君子謀國不可不愼其始也呂后欲王諸呂問王陵陵曰高帝盟非劉氏不王今王呂氏非約也問陳平周勃平勃曰太后稱

制王諸呂無所不可王陵退譏平勃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亦不如臣當平勃之爲是言果已定誅諸呂之策耶抑未耶若已定也則祿產直口耳几肉能制其死也然平後患諸呂力不勝恐禍及己況呂后間時平則豈非詭爲大言以欺陵而蓋其持祿阿意之失乎夫平勃之誅諸呂幸也使祿產稍識機變如呂嬃則酈寄劉揭之說不入而是時齊瑯邪已起兵連諸侯王內有朱虛東牟以爲之應祿產不乘軍太尉不得入勢必召外兵以誅之而晉八王之禍作矣以祿產庸如是而平勃畏之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設使諸呂有鴟張之才竊國之志召平勃而脅之非死即降耳尚何社稷之全而劉氏之定耶故諸呂不王則不亂君子能爲王陵不可爲平勃也雖然呂氏之禍成於王始於掌南北軍平阿太后以軍與之固不能禁其王矣嗚呼事君而懼禍持祿者則亦何所不至哉彼平勃者猶爲自賊者也

或曰平勃佐高帝定天下智勇絕殊豈區區祿產庸奴足關其

慮者其不力諫盡恐徒死無益留其身以徐圖之如狄梁公之於武氏耳余謂不然呂后於平勃對後閱數月又使人諷諭大臣乃王諸呂設使王陵執不可平勃繼之諸臣必不敢復與同則其事可已呂后雖猛鷙豈能盡殺之耶呂后不過欲富貴其外家非若武后之移唐祚也不得以狄梁公事爲比祿產固非平勃之敵然據南北軍倒行逆施誠難爲力不然平勃何至與甚恇怯若是勃已入北軍尚恐不勝未敢訟言攻之耶一念惟禍遂至釀亂平勃之功盡未足掩其罪也

對春秋問

或問曰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寄褒貶立制作文成數萬其指數千事備於左氏而義存於公穀孔子豈逆知有三子者爲之傳耶爲公羊者曰春秋非紀事之書明義之書也然義不虛立因事而見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取之隱其事又何以見義乎即公穀之書亦必以事證明其義而謂聖人

制作之時顧為此不可知之言以待後人之揣測耶余應之曰春秋者魯之國史也孔子因而修之以立一王之法而魯之春秋自在也孔子書始於隱終於獲麟魯之史則上自周公魯公下逮時君世世不絕也惟魯史自在故可校其筆削而知其義之所存今公羊書尚有不修春秋之文則聖人當時固無取乎列其事矣惟褒貶之微有不可以文見者乃口授弟子若其事則固衆所共知也左氏懼後之學者不能盡見國史則聖人之經孤懸而難曉故采掇魯史博綜列國之載紀以為之傳其續經蓋即魯史之原文已戰國之末魯既滅亡典策盡廢及秦焚書孔鮒又不能得國史而併藏之於是聖人筆削之迹不可得而見嗚呼此傳所謂雖聖人亦有所不知者歟

答陸劭文論保甲書

劭文足下辱損書以保甲為方今切務當事有就詢者輒為條其規則並索琦昔日著錄士君子雖不得位苟一言出而方隅之民

得受其福誠仁人之用心也雖然利害之際所繫匪淺用敢畧其區區琦往時客新安縉紳有欲行保甲者屬琦兄弟詳定事宜條理頗具以為救時之良法莫此若也既更十數年就聞見所及而後知保甲之利不勝其害夫保甲之法分縣為鄉分鄉為里分里為甲分甲為牌登其戶口職業地畝之數旬日而畢至易也十家為聯有不善者眾共檢察至便也然愚竊以為有難且不便者何也編審之始縣官之耳目不能徧及必有所任非胥役則家人耳此難在人一也冊籍之需飲食之費日月遞報舟車之資自縣以上書吏之規例撫藩委員查勘之供給不出之官即出之民出之民是多一科斂也出之官則官不能勝此難在費二也鄉長里正主一鄉一里之事讀書謹厚之士不能為莊愚殷實之戶不敢為其能且敢者必強悍好事者也強悍好事之人使之主持鄉里一不便也民固有親屬相往來不肖者指以為面生可疑藉端訛詐事所必有二不便也鄉長里正有名在官吏得制其短長三不便

也十家有事地保必牽連甲長牌頭平民無故而爲官身累且無已四不便也前之二難勸能之官或有補救之術後之四不便竊恐今之保甲未之或免故保甲之利未見而害已較然明白矣非徒四不便也又有無益者三窩藏賊盜之家必有所恃或句結衙役或拳勇無賴一旦舉發之勝與不勝皆受其害今欲使貧弱之民不畏強禦此不可必之數也無益者一匪徒立教設會結黨成羣恣睢鄉邑官司莫敢詰問誠恐激成事端且根株難盡故也十家稽查曾何足恃無益者二城坊市集設巡環簿過客詭託姓名何從質驗無益者三幸而奉行者不過編查一過戶懸門牌而已其害猶小若欲永爲定法朝稽夕考孳孳以此爲務患將有不可言者昔者王文成用之苗賊交煽之時項勤襄當鄖陽劇賊破敗之後招集新附其民皆有戒心故能自相保受籍其丁壯以爲守禦之備今於太平無事之時強而行之鮮不畏其煩費者其時勢異也故保甲者用以團練則可行不用以團練則不可行保甲者

救亂之法而非致治之本也西安距前年匪徒滋事之後又新有菩薩殷結會之案較之他處自有不同若以保固鄉里爲辭曉譬紳士使之悅奮詳具條例委之自辦而不以胥役廁其間勸諭富室以率捐輸貯之公所主者掌之編查冊報一切之費皆以此給鄉長牌頭名達於官而不爲官役官以時稽其勤惰以爲賞罰如此則書吏無從需索差爲得矣然非今日行保甲之意也且亦不可以久何也一鄉之中貧多富少荒振捐之義倉捐之保甲又捐之其始也願其身家恐遭寇掠出其貲財共相保聚迨其後閭井晏如盜竊不作各有懈心用度不給勢難接濟其事將已聽其遂已則非行法之初心欲其久遠又無成全之善策儻遇喜事官吏刑驅勢迫其厲民豈有極哉民間爲之猶有此患設其假手胥役奚啻什百於此方今水旱頻仍民困已極有司宜恤其飢寒寬其差役勸之耕桑教之禮義本至誠之心行愷悌之政足下視今之州縣有賢心爲民者幾人故有其人則不必保甲可也無其人而

徒恃多設科條負二難四不便以行三無益適以重困吾民而爲胥吏開其利孔也鄙人之見惟足下裁之琦再拜

上湯侍郎書

張琦頓首頓首閣下今之大賢也立於朝廷陳義侃侃絕唯阿之迹於民生利病挈挈相切究諸說政事得失若貪夫之植財錙銖無所厭天下材智之士聞聲赴影欲效尺寸而窮於因緣深念喟息默爾而卻者不可勝數也琦誠鄙俚無似既老且病然聞閣下建一言陳一事離坐起立懽躍鼓舞以爲天下慶私心願一望見顏色者亦非一日矣閣下與先兄同歲成進士入翰林相好驩甚琦於閣下稍有異於他人之無因以至者夫以當世之大賢天下之所仰絕生平之所願見幸有可進之道然抱區區之誠數年於茲而不敢一至閣下之門者徒以琦知閣下閣下未必知琦儻以干進苟得之士相視則琦之所大恥此所以咨且而不進者也顧今有亟欲請之閣下者芸臺先生前在國史列先兄儒林傳此天下

之公也後某尚書以私憾波及去之士多有不平者或至其門詬
焉琦昔之曰賢者所予不肖者所奪於先兄何損有傳此事者即
與在儒林何足異彼人自取病耳且安知後不更有賢者復予之
耶今其人已死而閣下適總裁 國史則先兄之奪而復予宜在
今日閣下於小民疾苦尚憫惜之恥一夫不得其所況故友之辱
於不肖者耶非獨琦之私幸抑承學者之大願也故雖不敢輕進
閣下之門輒介趙君以書請惟閣下留意焉冒瀆之愆無所逃責

琦再拜

與包十五書

昨去人匆匆草略數言未能盡意文魏封君墓誌求即封入故又
寄此細繹來書之旨謗議之來歸之於命絕無所咎於人具見心
氣和平而志意不懈有如曾子之大勇者鄙人之見真屑屑小言
顧忌太甚即一事不可爲文章且然況臨事乎十四日覆書論鄙
和州文狂謬之甚既發之後心知其非而去人已遠不及追還悔

恨兼倂夜不交睫者五六日矣駁班之書後人尚有指摘以爲是非謬於聖人立言之道各有取爾要歸於扶世救弊不必其盡同也足下之不拒諫琦深信之而又不肯苟同此所爲通方大雅非恆情之所及也而琦顧喋喋不休欲人之平心而己心先不平欲人之受善而己先不能受妄必在人盡非而在己盡是乎一言出而必欲人之同己此病甚不小返視不見其睫此之謂矣陳思王自以爲才不及若人不敢訂敬禮之文以今觀之敬禮豈陳思比耶琦讀退之以下文覺其句調本宜爾者擯予是並竪書便似與己意不合特以去我已遠不敢議耳足下之文即使有如琦所摘者亦不過豪毛之累無傷於大體況所摘者未必然乎乃固執其見詞氣狂躁有若市井罵詈者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顧以施之足下雖足下不以爲罪而琦之所失亦已多矣有德之言不如是也凡此云云非欲以釋足下之意但欲知琦之自訟實深耳伏冀諒察不具琦再拜

答吳仲倫書

仲倫足下奉書殷殷以道德相勖以少年子弟之習爲戒非足下愛之深期之厚烏能爲此言乎琦之得此於友朋者數十年來蓋可一二指耳則琦之感足下當何如耶琦困於京師五六年矣不能顧妻子又無以自贍此事之有無殆不足深辨然道路之口亦非無因琦雖窮困落寞然不能守枯寂如窮山野衲樓館劇戲時一至焉酒食徵逐苟非不可與遊者未嘗拒之窮老抑鬱無聊不平之概觸於物而形於言於是有替影詞及豔品之作蓋亦猶哭之不可而託焉者也傳之者遂以爲有聲色之好過矣然此亦學日損道氣益寡不自檢束頹然以放至此豈敢自飾哉今聞足下之教瞿然驚顧又不敢不盡其情故爲足下言之如此琦老矣從尤將日積尚望足下不棄而時時策之幸甚不宣琦再拜

書湯陰令豐公事

湯陰歲貢生蘇遯菴字耦亭邑之世族其人誠篤君子也爲余言

昔乾隆時邑令豐公事云湯陰倉在楚旺每收兌時豪民羅穀交官俟折色價定斂衆戶錢謂之包戶公欲除之比收訖吏請折色價公問市價一石幾何吏曰二千三百公曰此市價加一百爲二千四百可乎包戶失色吏叩頭不已公曰汝以爲多減二百定價二千二百於是包戶盡出數年之贏以償終公之任無敢復爲者公乃得悉收本色云汝窯土豪巴姓多爲不法占民婦使婦置毒於餅毒其夫誤中旁人又使毒之夫死夫之族控於縣豪多行賂自縣以上不爲理乃控於撫軍撫軍以公廉平善治獄特檄公審理時會審者知府二同知一公末座各官訊問仍照前擬公默不出一言衆謂公曰案自定矣公曰必如此者某不敢與銜名衆不懌明日公自鞫之開棺蒸檢豪乃服法百姓讙呼者數千人湯陰歲熟得采買公以比歲不登今雖熟民氣未復辭焉或曰采買於君有利何辭爲公曰於某有利於民有害不可爲也公沈毅寡言而善訪民閒事爲湯陰令十二年城市鄉鎮編戶無不悉者以故

無所枉濫公名伸滿洲正黃旗人爲湯陰令始乾隆四十三年訖於五十八年

論曰知縣之官所以除姦安良使民樂其業也若豐公者可謂稱其職矣惜乎蘇君所能道者止此雖然吾尤偉其不買倉穀爲卓爾不可及也

書愼伯郭君傳後

畢九水跋此傳曰今之河渠書也亮哉斯言傳一人而數千年之河事具可以爲後世法豈淺鮮哉愼伯非郭君無以習其事郭君非愼伯無以行其志兩人交相濟以成其美宜其言之摯也或曰愼伯以治河聞今乃盛推郭君異乎世之攘美而炫己者余謂此一節之善耳非所以賢吾愼伯也噫方百公之招愼伯也甚切比至三謁不見嗒然將返迴來白泉曰是殆有故姑暫偕吾自問之迺知有鉏公數人中傷焉白泉曰閣下始來見其人而招之今未見其人而拒之信耳不信目何以待天下士百公瞿然起延見立

談而決大計豈非天欲活此數百萬戶之命而然耶畚坳既成百
公以此誇於中外而遽疏愼伯繼乃怒之惎塞不肖者之利源而
執好議論者之口謗怨蜂起固其宜也百公見愼伯三日謂之曰
足下欲何官愼伯曰某此來欲佐閣下救百姓耳非欲利己也百
公已憚之又嘗從容語愼伯吾何如人愼伯對曰閣下聲譽溢滿
人無異詞百公曰以足下至愛欲聞過耳幸無所飾愼伯曰閣下
欲聞過此古人所難也敢進一言閣下遠君子而近小人百公曰
吾病此屢矣顧何術能辨之愼伯曰閣下知其君子而後遠知其
小人而後近百公愕然愼伯曰君子未必有才又行止迂拙故以
爲不可用小人之才可快吾意以爲用其才而必不爲所賣故日
近然近之甚則被賣而不及知百公默然然則讒慝之口有自來
矣百公既先入數鉅公之言視愼伯不啻狼虎蛇蝎能噬人者激
於白泉而見之既乃深知其策之善故信用不疑及功已成矣名
已立矣小人之飛語習至而愼伯言論侃侃又不若衆人之可悅

其疏而且怒所必然矣然使愼伯善容悅求苟合爲能力排衆議以濟鉅艱士氣不振而能成事功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百公以材氣蓋天下有力而能斷故尚能聽愼伯之計交雖不終其志固已行矣後之來者求如百公烏可得哉

古詩錄序

右錄詩凡一百七十一家一千一百十八首樂府歌辭二百八首無名氏詩三十六首序曰詩者思也夫民有喜怒哀樂愛惡之情有君臣朋友家國身世升沈新故盛衰睽合之感苟攖其心必動乎情情動則思思久而情益深則纏綿蘊積煩冤悱惻咄嗟而不能自已一旦身之所接目之所見風飄雲浮日晶月朗露零霜肅雷擊電流崇山亘湖泱漭嶔嶇草木榮枯螟蠖動蟄鳥決而飛獸駭而伏春秋代敘寒暑迴復忽若與吾相感觸而有以寫其不能言之情故詩有六義一曰興興者情與辭比者也情辭既比而神理具焉神以浹其情理以條其辭也情辭比神理具於是鏗鏘以

爲音頓挫以爲節務有以宣其纏緜鬱積煩冤悱惻咄嗟不能已之情則詩之道畢矣漢氏以來詩之工者未有不由此也故情不稱其辭則靡辭不副其情則野然而性異剛柔才殊尋尺風會遞嬗好尚不齊於是體製氣格代更迭變建安尚矣晉宋以降古義漸湮新聲間作然而豪傑之士自能陶鑄情性發攄物類思必沈絕言必麗則潘陸鮑謝沈任陰何之倫此其選也若乃阮籍左思郭璞陶潛江淹庾信之六君子者聲出金石氣成虹蜺情深文明言近指遠上規風雅同符屈宋百世之下聞者莫不感發詩道之尊厥由於此豈若雕琢章句揣摩音響者哉今錄漢以來詩迄於隋氏導其源流備其正變旨義幽隱輒爲條述庶無乖以意逆志之義又以明夫詩之不可苟而已也嘉慶二十年冬十有一月陽湖張琦

詩稿自序

乾隆丁未余年二十有四始學爲詩洎乙卯遊於歙得詩二百餘

首曰立山草自媿才力不逮不敢苟作以故八九年間詩僅止此以示人頗以爲工一日自取讀之無以甚異於世之爲詩者何論古人迺棄不爲而稿亦遂失嘉慶甲子遊揚州同人多好爲詩不能卻得三十餘首曰邗上草歲辛未遊京師則又爲之至甲戌得詩一百三十餘首曰日下草七月出京稿失於逆旅自丁丑至今二十有八年所爲詩僅三百六十餘首抑已少矣而前後稿具失惟邗上草獨存取而視之率皆酬應之作可觀覽者十不一二而遊獄以前之詩當時已不稱意又烏知所爲日下草者他日視之不猶今之視邗上耶而又烏足惜乎抑又聞古之詩人漢魏以來傳或數首或數十首自唐以降乃有數百千首者宋元之世則愈益夥豈世近則多世遠則少耶而人之視數首數十首者其與數百千首者無以異若乃窮年累世殫精役神而不獲一言之傳者又不可勝數也然則詩亦視其爲之能至於古否耳其多與寡又何足論乎余之詩不敢信爲至於古然經三十年之久一旦聽其

散佚有不能不慨於心者爰就記憶所及錄出之自此以往有所作並入焉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春正月二十六日張琦記

十二豔品序

豔品者感豔而作也夫豔草獨秀行吟悅其芬芳候蟲一鳴案居增其悽悒諒以境緣情易興以時移哀樂動於中懷慨息因乎物類況乃子嗟不來邱麻致詠伊人洞溯蒹葭生嗟抱滑質以獨處望佳期而末由以此生感曷其有㬎是以蕩情逞意之地志士忽焉排心曼音繁吹之殤幽人爲之隕涕有觸而發自昔然矣夫鴻鈞所甄靈謚殊類榮枯之異厥亦因之爾乃融斑璐而爲神鍔斝月而爲體嘘芝蘭之馨以爲氣絢雲霞之綵以爲態是宜貽之神山之上遊乎貝闕之間何乃辱在泥塗淪茲末業不平之倡斯其首矣且夫妍媸者質也愛憎者情也閒之南威升帷千蛾自廢騏驥一躍凡馬皆空廏在橫目猾之者鮮然而碩人見擯非無巧笑駑駘同皁詎少絕足私心所蔽美惡易位升沈之故豈有懲欸若

夫假文章之靈婍時俗之尚綴明瑞而襲佩編珠被以縫綻攀秋英於江波孕仙娥於南懋寫其孤潔爽此素襟庶不負於仙心精亦超乎凡類豈期人抗之屑屣之上自投於汨淵之下是以魂亡逝而徒往腸九迴而不知覿面河山一絕如而積感成瘢恐腸傷懷痛好修之不終傷眾芳之淪落此十二品之所爲終於頑豔也嗟乎惡質無雙清裁絕特秋士嗟其能怨遂人尚其無言假使振翼灌木濯鱗清沚照自衒其異形薰猶識其殊臭撫豪素而無斅隔古懷以獨深覺徒擅嘉譽於一時標國豔而無愧也哉異而不靈感於何系將修名之難副豈降材之本殊斯激昂之士可以於邑而自訟者矣若乃役情於歌舞之場評藻於紈綺之末繼軌秦錄循聲無譜不惟不敢抑不暇也